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九十八　　明　唐順之　撰

名世

真正英雄　　羅大經

朱文公告陳同甫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麤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

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舄几几履𢙢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𧺝狹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鬧隣駡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捭闔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撐

柱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禀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競競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管仲

蘇洵
司馬光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公薨於亂五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

老泉曰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

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竪刀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竪刀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竪刀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桓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為人矣乎桓公聲不

絶乎耳色不絶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縶桓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

莫盛於桓文文公之才不過桓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寛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桓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賔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

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鰍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爲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爲小也愚以爲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

仲所恥而不爲孔子顧欲其爲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燦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耶管仲相桓公伯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爲天下爲莫已若也朱紘晃之繫天子朱而金而反坫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揚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人斯言得之矣

蘇轍

鄭子產

真德秀

賴濱曰子產爲鄭不以禮法假人凛乎其不可犯也將死戒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則鮮死水弱人狎而翫之則多死故寛難太叔爲政不忍猛鄭國多盜然後悔之由此言之子產豈徒寛惠者哉然孔子之稱子產曰惠人又以爲古之遺愛儒者由此意之故孟子言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以爲惠而不知爲政甚者又曰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此皆非子產之實

益恵而愛人無禮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若子産則以禮法行恵者也孔子之説云爾

西山眞氏曰鄭子産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内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産於此從容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内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猶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

激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晳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茍狥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强考其所爲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葢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

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為職者當觀法焉

伍子胥　蘇軾　王安石

楚平王既殺伍奢伍尚而伍子胥亡入吴事吴王闔閭及楚平王卒子昭王立後子胥與孫武興兵及唐蔡伐楚夾漢水而陣楚大敗於是吴王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楚昭王出亡吴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以報父兄之讎

東坡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瑕疵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藉館為子胥之罪以不彊諫勾踐而棲之會稽為種蠡之過雄聞古有三

諫當去之説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為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之奇洩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闔閭與羣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彊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

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為一言

臨川王氏曰余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説吳折不測之楚仇報恥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

張良

蘇　軾

張　栻

東坡曰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劒而起挺身而鬬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

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也其間不能容髮葢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葢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

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鋭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

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强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南軒張氏曰子房終始為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羈縻

之此出處大致也至於從容高帝之旁其計策不汲汲於售而所發動中節會使帝從之有不容釋者蓋子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屈伸在已而動無不得此豈獨可以智計名哉夫以高帝之英武慢侮士大夫其視隨何陸酈輩皆撫而忽之至如蕭相國之功一旦下之廷尉不顧也獨於子房蓋敬而不敢慢順而不可强則以子房所守言義而不以利故爾嗟乎秦漢以來士賤君肆正以在下者急於爵禄而上之人恃此以爲眞足以驕

天下之士故也若子房豈可得而驕之哉

蕭何　　司馬遷　陳埴

太史公曰蕭相國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勲爛焉位冠羣后聲流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矣

潛室陳氏曰沛公之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庫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故沛公得知天

下阨塞戸口多少强弱之處世嘗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何非刀筆吏何以知丞相府之有圖籍耶然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籍則自其為郡縣小吏時固已習于國家之體要若此此其器已不在人下矣况當草莽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宫室之盛雖沛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愧多矣及項羽王沛公於漢中也沛公意大不滿自絳灌以下莫不勸攻項羽何獨諫曰能屈於一人之下

而伸于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嗚呼何之器度若此其位當不在人下矣昔者晉重耳之亡也從亡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羈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皆可以相國君子曰用臣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吁此固沛公所以興也

韓信　　楊時　陳亮

龜山楊氏曰韓信具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江東

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强敵矣其用奇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擬也至其軍修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畧葢世余竊怪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即卧内奪其印符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潤踈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歟

陳亮論曰英雄之士常以多筭勝少筭而未嘗幸人之

無筭也敵人無筭凡天下之有筭者類能勝之豈惟英雄哉故夫以英雄之才而臨無筭之敵俛首而取之曾不足以關其思慮而竒謀至計無所自發此非英雄之所幸爲也至若敵人去已不逺籌筭時出其勢凡以迫我吾居其間隨機而應之窘之而愈知費之而愈新愈出愈竒而沛然常若有餘天下始知英雄之爲不可當矣且夫天下必有好強不可制之敵而後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君以制天下之變以息天下之爭使敵無筭

則進少有算則遂逡巡而不敢前則是勝負之數未可判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是何足以辱英雄之名哉天之所生必不如是也夫項氏之患蚩尤以來所未有也故韓信出佐高祖而劫制之彼其所以謀之者可謂盡矣不以其兵與之角而欲先下諸國以孤其勢故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虜魏豹三舉而擒夏說迺欲引兵遂下井陘李左車欲假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餘不能用信迺一舉而破趙議者以為使左車之策行則

信必不敢下井陘矣嗟夫此何待信之薄哉信而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計必不出此矣且趙不破則燕不服燕不服則齊未可平齊未可平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今屈於左車之計而不能決劉項之雌雄亦何取於信哉故吾謂左車之策行則信亦下井陘趙亦破餘亦擒左車亦就縛請遂籌之夫善用兵者不內人於死地今餘兵當其前左車之兵絕其後進退不可可謂死地矣內人於死地而求人之

不出奇謀智者固如是乎餘嘗言信兵雖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則知餘兵雖號二十萬其實不過十萬也今分三萬以與左車則餘所統者不過六七萬耳吾既下井陘因留數千人扼險以為後拒以防左車之奇兵廼引兵壓趙壘而陣彼必不肯戰何者左車亦嘗教之也遲之二三日密遣數千人間往伏險戒之曰望趙軍出而逐我即起據其壁乃使人巡軍大呼曰賊兵斷後不如急歸於是引兵而反彼必謂吾計已窮而又知左車

奇兵實以斷吾後也此雖智者亦必舉軍逐我而況餘貪得忘失之心嚣然其未已乎彼兵逐我勢將相廹迺鼓譟反兵而戰兵在死地人人死鬬而吾之伏兵據其壁而擊其背餘固可以一舉而擒也餘擒則三萬之兵可以傳呼而潰矣孰謂左車之計果能沮信之兵乎且夫斷後之兵古之智將固甞以是而勝也然其勝甞出於敵人之不意今左車之計未行而信已覘知之此雖有天下之至計猶得預為之備而況左車之計乎且善

謀者鬼神不能窺使敵人得窺之則不得為善謀矣推此言之左車之計可知矣司馬遷班固不達兵機以為信然乃記於傳曰廣武君策不用信使人間視知之乃敢引兵遂下從遷固之言則信特幸人之無算者爾彼豈知廣武君之策用而信亦敢下兵哉昔者曹操伐張繡而劉表斷其後操隨機應之卒敗繡表夫繡不下於餘表不下於左車而操之用兵特信之流亞也操能敗繡表信獨不能破餘左車乎從是觀之則吾之說有不

安者矣

孔明　附玉露一段　劉安世　張栻

元城劉氏曰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不及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馬永卿曰西南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於西南而卒終於此而淮陰當漢之初興故能卓卓如此武侯之時火將燼矣故無所成也曰此固然也淮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名太卑而武侯之所以無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有

乞食跨下之辱也而武侯既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卧龍此一事也又淮陰既事項梁又從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顧而後起此又一事也又漢楚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嘗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武侯不能取勝也譬如奕棋有二國手一國手未有名而對之乃低棋不知其為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有一國手已有名對局者亦國手而差弱焉謹以待之

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隂既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卓犖也而龍且尚且輕之曰吾生平知韓信之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以淮隂平日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寸地宣王受其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按行軍壘猶曰天下奇才也故當時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嘲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之遠者由此

南軒張氏曰三代衰五伯起而功利之説盈天下謀國者不復知正義明道之為貴三老董公獨得宏綱以告漢高帝惜高帝未能盡其用也武侯當漢祚之季乃能執其機而用之其言曰漢賊不兩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嗚呼此夏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而卒以配天之本心也若侯者可謂有正大之體矣自幼讀書獨觀大畧晨夜從容抱膝長嘯其胷中所見豈淺識所能窺哉髙卧隆中不求聞

達葢將終身焉昭烈漢室之胄也而三顧之於草廬名義既正好賢之意又篤安得不以身許之昭烈與侯相周旋一以道義而忘勢受遺之際君臣肝膽相照無纖芥形迹何其盛矣侯恢復規模先務爲根本之計方建興初務農訓兵内治國事國事既定北向致討軍旅將發拳拳之心實在後主拜表納忠反復曲折專以宫中府中之事為言且陳親賢人逺小人之義薦郭攸之等使在左右一篇之中三四致意焉而其終章尤為切至

戾之慮抑深且遠矣即侯行事而覿之絶姑息之私意本常理之大公如明鏡洞然四達無間聽言惟恐不及見善若出諸已用人各盡其能至或有罪雖入幕上賓如馬謖流涕誅之而弗釋也故李平廖立既被廢放没齒懷德蓋侯於斯世所欲不存焉娶婦沔南惟賢是取人之訕笑不復顧也身都將相三十年間及其既没內無餘帛外無贏財視天下無一足以動其中者其事後主小心恭恪一國之柄舉出其手而人不知其有權彼

懷奸稔逆竊竊窺人宗祀者雨雪見晛而謂侯敵哉侯之規模至使耕者雜於渭濵而軍無私焉輿圖之復巳恢恢然在目中矣不幸薨謝匪天數然歟或謂侯勸昭烈取荆州為不義不知劉琮既巳迎降於操則荆州固魏之荆州矣于以取之豈不正乎惜昭烈之失此機也又或謂魏延之策惜侯不用不知夫天將昌漢以侯之舉措掃擒亂賊直餘事爾行險僥倖非侯志也嗚呼秦漢以來士狃於戰國之餘習張子房為拔出者而猶未

免乎權以伯術若侯真豪傑之才無文王猶興者耶然使侯得游于洙泗之間講學以終之則其所至又非余所知也予每恨陳壽私且陋凡侯經畧次第與夫燭幽消患治國用人馭軍行師之要悉闇而不彰幸雜見於他傳及裴松之所注因裒而集之不敢飾辭以忘其實其妄載非實者則削之庶幾讀書者可以得侯之心近世鉅公作史書編年乃以魏年號接漢獻之統故其所書名不正而言不順予謂獻帝雖廢而昭烈以正義立

於蜀武侯輔之漢統未墜地也要盡後主末年始係魏之年號為正始侯在隆中傳稱以管樂自許予謂侯蓋師慕王者之佐其步趨則然豈與管樂同在功利之域者意其傳者之誤故不復云

玉露曰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至哉言乎能此則吾心即造化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已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草廬時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

陶淵明　附玉露一段

朱　熹
魏了翁

朱氏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歸去

來詞以見其志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為不悲矣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怨切蹙之病云

鶴山魏氏曰世之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足以累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是亦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識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

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漫而不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者陶公有焉玉露曰陶淵明神釋形影詩曰大鈞無私力萬里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為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竝天地哉末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

房玄齡　　真德秀

眞氏曰房玄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以四事攷之其持身也敬其謀國也忠葢庶幾乎古大臣之風也至於用人則委諫爭於王魏付征伐於英衛使衆善畢集於君退然若無所能者此一節葢秦漢以來未有能及之者史謂新進更用事玄齡不吝權以年表攷之武德九年玄齡始相自是二十餘年間若長孫無忌蕭瑀李靖高士廉輩或舊人或勲戚同預大政固其宜也若王珪魏徵則太宗之仇臣實與玄齡先後進

用而温彦博戴胄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之徒皆新進之士也當玄齡柄國之時更迭與政各得以功名自見未聞梁公有貪權忌能之意也吁梁公之休休有容如此亦豈秦漢以來所能及哉彼姦邪如李林甫盧杞輩顧視同列一有得君者必擠而去之其所引用必已之私黨欲使國家大柄不在其身則在其黨舉朝之士無一人能與已分權無一人能與已立異然後富貴榮寵可保於無窮其卒也未有如所欲者後之君子其於

梁公之用心當端拜而師之而於林甫杞之行事以為刻骨之戒則庶乎其得之

李靖　　陳亮

兵有正有奇善審敵者然後識正奇之用敵堅則用正敵脆則用奇正以挫之奇以掩之均勝之道也夫計里而行尅日而戰正也非吾之所謂正依險而伏乘間而起奇也非吾之所謂奇奇正之說存乎兵制而已矣正兵節制之兵也奇兵簡捷之兵也節制之兵其法繁其

行密隅落鉤連曲折相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前者開後者治後者力進前者更休一以當十十以當百詐者不能襲勇者不能突當之則破觸之則摧此所謂正兵而以挫堅敵也簡捷之兵其法畧其行疎號令簡一表裏洞貫進如飈風退如疾雹地險峻則魚貫而前道迂曲則鴈行而進以一擊百以百擊萬闇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望之則恐遇之則潰此所謂奇兵而以掩脆敵也然而奇兵以簡捷寓節制非廢節制也正兵以節制

存簡捷非弃簡捷也唯善治戎者為能制之唯天下奇才為能用之昔者李靖蓋天下之奇才也平突厥以奇兵而太宗問何以討高麗則欲用正兵此其意曉然可見矣頡利之敵脆敵也奇兵以臨之使之不及拒蘇文之敵堅敵也正兵以臨之則彼無所用其能矣故吾嘗謂諸葛孔明所用之兵無非正靖所用之兵無非奇其亦以時之所遇有難易而敵之所當有堅脆歟請遂言之東都之末英雄之都會也大者爭雄小者固守孔明

於是以正兵臨之南收孟獲七縱七擒西攻祁山三郡響應一戰而梟王雙再出而走郭淮兵退木門張郃追之交鋒而斃師次渭南司馬懿拒之卒不敢決戰其陣堂堂其旗正正此非正兵不能然也隋室之季太宗獨雄之時也大者僅能自守小者不能有立靖於是以奇兵臨之要險設伏而梟冉肇乗闕傳壘而破蕭銑輕兵至丹陽而公祏擒勁騎襲定襄而頡利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此非奇兵不能為也然靖亦嘗一用正兵矣提

師西征決策深入大戰數十卒破吐谷渾此豈非正兵歟將以是平高麗而不幸疾亟矣故吾嘗謂自漢以來識奇正之用者孔明與靖而已然非深曉機者孰肯以吾言為信哉嗟夫奇兵之效捷正兵之效迂孔明非不欲用奇也而時之難敵之艱勢有所不可者彼郭淮司馬懿之徒未嘗無詐謀也使吾以奇兵乘之彼亦將挾詐以覆我矣故孔明特持之以正兵欲收功於數年之後而不幸早喪論者見其功之不成遂以為不用奇之

罪是所謂不能盡人之詞而欲斷其曲直也悲夫

狄仁傑　　蘇轍

毋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豫王雖在位未嘗省天下事徐敬業為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皆不旋踵為戮何者位尊權重臣下所無奈何勢

必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陳平聽張辟彊計封王諸呂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後復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故周勃得入北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既立武后革命稱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俊志得氣滿以為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為宰相而未甞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為太子訪之大臣仁傑乃曰臣觀天人未猒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士逾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

不決句得五萬人今欲立嗣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意者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餘年矣又欲以三思為後且母子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於太廟三思立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彦伯迎廬陵王於房州而立之盩王陵裴炎迎禍亂之鋒欲以一言折之故不

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其已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吕后無子親止於姪故没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皆以緩得之也然廬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仁傑猶置之不問復授之張柬之俟其惡稔而後取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至於毀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强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

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以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郭子儀

歐陽修

方孝孺

唐書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内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誼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斿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畧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壓以至誠猜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

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偪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為褊唐史臣裴垍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垍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方氏曰寓高世之意於衆人之跡受天下之疑被身後之謗而不辭者君子之用心也名譽不脩固衆人之所恥而名譽太盛者尤君子之所畏挾莫尚之功負蓋世

之名居危疑之地自古鮮有不敗者而郭子儀能以功名終此其人之賢宜若有特立絶俗之行而史氏謂其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論者尤史氏之妄以為子儀必不至此而不知子儀所以為智也有忠正之心而不見信于主有安當世之才而不能使當世安乎已以盡其用皆有以致之而然耳子儀之賢其思之熟矣提大將之節奪海内于群盜之手而歸之唐威聲振乎夷狄功德加乎羣臣此中主之所不能無疑者況肅代之陋狹德

宗之猜忌乎於是時也子儀之子猶意其薄天子而不為則庸夫小人之過揣謬度子儀之心者多矣雖置萬喙自解于天下猶不能自明也子儀以為使已見疑于君陷吾君有殺功臣之名不若少狥衆人之跡以自汙使君臣俱全而已獨受奢欲之名之為愈也故其事雖類乎衆人之為而其心實在乎安國家利社稷使巧佞之徒知已之不足疑而其君釋然不復知其為可忌其深慮遠計邈乎不可及非真有意于奢欲也明矣而論

者至今疑之望子儀太高者以為必不肯為待子儀太淺者遂以子儀果不忘情于利欲奢而至于窮欲而至于極稍知禮義者之所羞為子儀曷為而為之乎求其迹而不能察其心宜乎知子儀者鮮矣沛公入關而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疑其有大志而勸項籍急擊勿失使子儀不以此自汙寧知朝恩元載不以疑沛公者譛子儀乎裴度功名不及子儀遠甚李逢吉之黨謗其名應圖讖非敬宗察之度幾不免矣子儀雖受謗于羣

小而未有以不臣為言者尤可見子儀之智非度可望也雖然名者人之所惜也子儀受汙穢之名而不辭豈其所願哉故人處危疑之地而行不失義若伊尹周公後世之法也不得已而以利祿自累此子儀之智也亦子儀之不幸也夫

陸贄　　蘇轍

昔吾先君博觀古今議論而以陸贄為賢吾幼而讀其書其賢比漢賈誼而詳練過之贄始以從官事唐德宗

老而為宰相從之出奔而與之反國彌縫其闕而濟其危亡比其老也功業定矣而卒斃於裴延齡之手其故何也孔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贄以有恒之德而事德宗之無恒以巫醫之明而治無恒之疾是以承其羞耳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襲三十年矣帝將以天下之力勝之田悅驚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馬燧李抱真李芃三將往迎其鋒勝負之勢未決也

帝急於成功復使李晟出禁衛之兵李懷光舉朔方之衆五將萃於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間而起兵連禍結常賦所不能贍於是為之抽貫筭間假貸商賈空內以事外關中已亂而帝不知也贄曰今兩河淮西為禍亂之首者獨四五凶人而已臣料其間必有旁遭詿誤內畜危疑而計不能止者未必能處心積慮果於僭逆也而況脅從之黨乎陛下若能招懷以禮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人知獲免則誰顧復為惡者縱有野

心難馴臣知從化者必過半矣帝尤意西師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幾而涇原叛卒之變起倉皇避寇半年而歸帝亦省而厭兵矣於是行一切之政專以姑息涵養藩鎮凡節度使死將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後雖以篡奪請命者亦如之宣武劉士寧以暴慢失衆其將李萬榮因其出畋閉門逐之帝將命以其位贄曰如士寧之惡萬榮弃而逐之可也討而逐之可也惟伺隙而篡取其位則不可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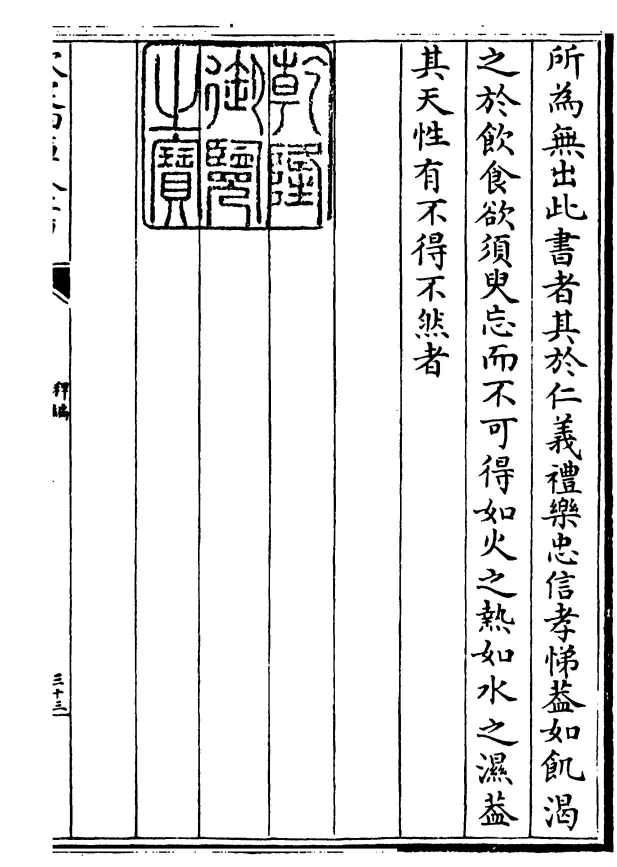
誰無辭者若使傾奪之徒輒得其處則四方諸將無復
安者矣且萬榮搆亂之日諸郡守將固非其同謀也一
城士衆亦未必皆其黨也方成敗逆順之勢交戰於中
其肯捐軀與之同惡乎今若選命賢將降詔軍中奬萬
榮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輯睦之義例賜恩賞使
衆知保安則誰肯復助其亂萬榮縱欲跋扈勢亦無所
至矣帝方苟安無事竟亦不許由此觀之帝常持無恒
之心故前勇而後怯贄常持有恒之心故勇怯各得其

當然其君臣之間異同至此雖欲上下相保不可得矣會昌中盧龍諸將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宰相李德裕以為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既而回鶻烏介可汗擾天德塞軍使張仲武請以本軍擊之德裕問知仲武可用言之武宗舉以為帥張絳既為其下所殺而仲武遂以功名終德裕之謀則贊之故智也然帝之出也以陳京趙贊而贊之逐也以程异裴延齡其禍皆出於聚斂之臣贊之賢非

不知也帝歸自興元贄因事言曰齊桓公自莒入齊伯業既成而管仲以不忘在莒為戒衛獻公自齊還衛諸大夫逆諸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逆於門者頷之而已戒心之易忘而驕心之易生齊衛之君陛下之著龜也贄言既切而帝終不改吾以為使贄反國而為鴟夷子皮浮舟而去則其君臣之間超然無後患然後可以言智也哉

范仲淹　　蘇軾

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畧皆定於畎畞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争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



所為無出此書者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葢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葢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

稗編卷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九十九 一百

詳校官中書臣吳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蔣于林

稗編卷九十九

明 唐順之 撰

節

立節論 劉向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

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絶聲遂以存楚不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之食藜藿之羮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安能行此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伯夷叔

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著是士之恥也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此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竝而不息雖無道之世不能汚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富而不可求

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獨行論　　范曄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為否異適矣中世偏

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葢亦衆也或志剛金石而尅捍於彊禦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蹈義陵險死生等節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為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有遺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為獨行篇焉

曾子不受魯邑

說苑 後同

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

曽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曽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子思辭裘

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

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申鳴忠孝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

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父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爲之柰何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孝子也往刼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

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也

成公趙死於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為在千

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羣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辨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

行以求之耳朞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
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
朞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
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邢蒯聵死莊公之難

齊崔杼弒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弒莊公
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
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

邢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聵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所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朱厲附死穆公之難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杼栗夏處洲澤食菱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為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新序後同

吳季札脫劒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劒以過徐君徐君觀劒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而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劒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劒不言而其色欲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劒偽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劒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劒於是季子以劒帶徐君

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劒兮帶丘墓

原憲居魯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蓬蒿戶甕牖揉桑以為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贛聞之乘肥馬衣輕裘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桑葉冠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絶衽襟則肘見納屨則踵決子贛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

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為人教以為已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贛逡巡面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袁旌目不食盜餐

東方有士曰袁旌目將有所適而饑於道狐父之盜丘人也見之下壺餐以與之袁旌目三餔而能視仰而問焉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丘人也袁旌目曰嘻汝乃盜也何為而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嘔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縣名為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旌目不食而死潔之至也

易甲不屈白公

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譖見逐建有子曰勝在外子西召勝使治白號曰白公子西太子建之弟勝之叔父也勝怨楚逐其父將弑惠王及子西惠王亦子西之姪子西惠王之叔也欲得易甲人姓名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也易甲笑曰嘗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弑子之君而使我從子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為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

也應子以聲鄙也吾聞士立義不爭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也

莊善死白公之難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内其禄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禄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

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衛弘演死懿公之難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滎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救

衛於楚丘

俠

游俠傳

司馬遷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

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葢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廪伊尹負於鼎俎傅説匿於傅險吕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

利者為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

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

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戰國任俠　蘇軾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劒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衛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

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畧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

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鷙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葢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

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

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吕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黄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

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乗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賔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禄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寛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論刺客　　蘇轍

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為賢孔子

疾之齊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縶蔡公孫翩以大夫弒其君申春秋皆書盜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翩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爲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讐之義如荆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强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乗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左氏考之魯莊公十年沫始以謀干莊公公用之敗齊於長勺自是魯未甞敗十三年而會齊侯于柯安

得所謂三戰三敗沬以匕首刧齊桓求侵地者哉始公羊高采異說載沬事於春秋其後戰國游士多稱沬以為口實而實非也莊公之禦齊沬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不足恃惟忠為可以一戰沬葢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為刺客之用乎春秋宋楚盟於城下齊魯盟於夾谷皆以要盟不書書平及會而已使沬信以匕首刧桓公得非要盟乎而春秋書公會齊侯盟於柯足以知其非要盟也是以削去曹沬而錄其四人然亦非所謂賢也

書刺客傳後　王安石

曹沬將而亡人之城又刼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曽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汚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西漢游俠傳論　班固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各有
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
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
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
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
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
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為
游俠鷄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

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古腕字𢫨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吴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遊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

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辠人也而六國五伯之辠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辠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其辠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絶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傑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

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為盛而樓護為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為雄閭里之俠原涉為魁

漢紀游俠論　　荀悅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强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辨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

生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世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為榮辱以喜怒為賞罰是以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趣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

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秀州刺客　　羅大經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彦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

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公後嘗牧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麑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唐劒客之流也

稗編卷九十九

稗編卷一百

明 唐順之 撰

隱逸

傳蠱之上九

程頤

上九居蠱之終無係應於下處事之外無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無應援而處無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

之徒是也不屈道以徇時既不得施設於天下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楚狂接輿　　韓　嬰外傳後同

楚狂接輿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賫金百鎰造門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鎰願請先生治河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辭而去妻從市而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軼何其深也接輿曰今者王使使者賫金百鎰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豈許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乃夫負釜甑妻戴經器變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

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北郭先生

楚莊王使使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為食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

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論嚴子陵　　羅大經玉露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近時戴式之詩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初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句雖甚爽意實未然今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號謹厚觀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

邁實人中龍故有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歎海宇之横潰知光武為帝胄之英名義甚正所以激發其志氣而道之以除克剪逆吹火德於既灰者當必有成謀矣異時披圖興歎岸幘迎笑雄姿英發視向時謹敕之文叔如二人焉子陵實隂有功於其間天下既定從容訪帝共榻之卧足加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豈以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首為三公宜其不屑就矣史臣不察

乃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友真主於潛龍之日而琢磨講貫隱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臺云平生謹敕劉文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黨與同稱

東漢逸民傳論　　范曄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

堯稱則天不屈頻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廻避以全其道或静巳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槪或疵物以激其情然覾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巳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蜕囂埃之中自致寰

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簒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携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

自後帝德稍衰邪嬖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葢録其絶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論管幼安　蘇軾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荀文若盛名猶為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為謀殺程昱郭嘉之流不足數也孔文舉奇逸博聞志大而才疎每所論建輙中操意况肯為用然終亦不免桓温謂孟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能

駕馭卿夫温之才百倍於嘉所以云爾者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為高人勝士所比數爾管幼安懐寶遯世就閒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眞穿窬斗筲而已終身不屈既不得而殺予以為賢於文若文舉逺矣

徐孺子　　曽鞏

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

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沒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強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黄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

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遑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論項平甫信美樓記　　羅大經 玉露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士一詞曰此思歸之曲也曽未有考其文而論其心者葢仲宣漢貴公孫也少依王室世受國恩雖遯身南夏而繫志西周彼以為撫清漳曲沮之流不若灞滻涇渭之速清也覽昭丘陶牧之勝不若終嵕吳華之亟平也冀道路之一開憂日月之逾邁故戞然以是為不可久留葢士之出

處不齊久矣充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
鳳凰臺長句同帙而共編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歎班超
玉門之書馬援浪泊西里之念雜然為一議狀也平甫
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黃二袁而依劉表意
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陶淵明之忠於晉羅昭諫之
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氣節者樓乃仲方為
荆南撫幹時所建楊誠齋題詩云大資孫子大參孫磊
塊胸中萬卷橫樓上已推千古恨晚潮更作斷腸聲亦

平甫之意

處士論　　　　梁　書

易曰君子遯世無悶獨立不懼孔子稱長沮桀溺隱者也古之隱者或恥聞禪代高讓帝王以萬乘為垢辱之死亡而無悔此則輕生重道希世間出隱之上者也或託仕監門寄臣柱下居易而以求其志處汙而不愧其色此所謂大隱隱於朝市又其次也或躶體佯狂盲瘖絕世棄禮樂以反道忍孝慈而不恤此全身遠害得大

雅之道又其次也然同不失語默之致有幽人貞吉矣與夫沒身亂世爭利干時者豈同年而語哉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禄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淮南子曰人皆鑒於止水不鑒於流潦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自古帝王莫不崇尚其道雖唐堯不屈巢許周武不降夷齊以漢高肆慢而長揖黄綺光武按法而折意嚴周自兹以來世有人矣有梁之盛繼紹風猷斯乃道德可宗學藝可範故以備處士篇云

隋書隱逸傳論

魏徵

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故易稱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貧賤或與世同塵隨波瀾

以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栢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檝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茍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叙其人列其行以備隱逸篇云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為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士謙等忘懷纓冕畢志丘園隱不違親貞不絶俗不教而勸虛往實歸愛之如父母懷之如親戚非有自然之純德其孰能至於斯乎然士謙聞譽不喜文詡見傷無慍徐則志在沉冥不可親疎莫能貴賤皆抱璞之士矣崔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遯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先搆父子雖動靜殊

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唐書隱逸傳論　宋祁

古之隱者大抵有三概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從之雖萬乘之貴猶尋軌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於俗雖有所應其於爵祿也汎然受悠然辭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怊然如不足其可貴也末焉者資槁薄樂山林内審其材終不可當世取舍故逃丘園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風而不敢

加訾焉且世未嘗無隱有之未嘗不旌賁而先焉者以孔子所謂舉逸民天下之人歸焉唐興賢人在位衆多其遁戢不出者纔班班可述然皆下槩者也雖然各保其素非託默於語足崖壑而志城闕也然放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禄仕肩相摩於道至號終南嵩少為仕途捷徑高尚之節喪焉故裒可喜慕者類于篇

五代史一行傳論

歐陽脩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

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恠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可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顔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

負材能脩節義而沉淪于下泯没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群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禄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

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脩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録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住山僧

羅大經 玉露 從同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草鞵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鞵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濶未必枯髏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

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唯㪚篋每晨起則撤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㪚篋于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搏擊豪彊拒絶宦寺悉無所畏余曩在太學嘗館于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薪六百券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事乃買柴六百貫耶余因竊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野服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滎陽呂公甞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為禮而歎外郡之不能然其旨深矣某已叨誤恩許致其事不敢遽以老夫自居而比緣久病艱於動作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輙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凉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如此之美

也余嘗於趙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為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儕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列女

魏公子乳母　　韓　嬰後同

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

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為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饗以太牢且爵其兄為大夫詩曰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楚樊姬

楚莊王聽朝罷宴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饑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饑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

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娱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列女論　　晉　書

夫三才分位室家之道克隆二族交歡貞烈之風斯著

振高情而獨秀魯册於是飛華挺峻節而孤標周篇於
焉騰茂徽烈兼劭柔順無愆隔代相望諒非一緒然則
虞興嬀汭夏盛塗山有娀有㜪廣隆殷之業大任大姒
衍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宣昭懿淑魏代揚芬
斯皆禮極中闈義殊月室者矣至若共姜誓節孟母求
仁華率傅而經齊樊授規而霸楚譏文伯於奉劒讓子
發於分菽少君之從約禮孟光之符隱志既昭婦則且
擅母儀子政緝之於前元凱編之於後具宣閨範有裨

陰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一操可稱一藝可紀咸加
撰録為之傳云
史臣曰夫緐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横流在辰表真期
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晉政陵夷罕樹風檢
虧閑爽操相趨成俗荐之以劉石汩之以符姚三月歌
胡唯見争新之飾一朝辭漢曽微戀舊之情馳騖風埃
脫蕩名教頹縱忘反於兹為極至若惠風之數喬屬道
韞之對孫恩荀女釋急於重圍張妻報怨於强寇僣登

之后蹈死不迴偽篡之妃捐生匪吝宗辛抗情而致夭王靳守節而就終斯皆寘踐義途匪因教至聳清漢之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貞蕤無慙雅引比夫懸梁靡顧齒劒如歸異日齊風可以激揚千載矣

唐書列女傳論　　歐陽脩

女子之行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中古以前書所載后妃夫人事天下化之後彤史職廢婦訓姆則不及於家故賢女可紀者千載間寥寥相望唐興風

化陶淬且數百年而閨家令姓窈窕淑女至臨大難守禮節白刃不能移與哲人烈士爭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貴矣今采獲尤顯行者著之篇以緒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之懿云

列女傳論　元史

古者女子之居室也必有傅姆師保為陳詩書圖史以訓之凡左右佩服之儀內外授受之别與所以事父母舅姑之道蓋無所不備也而又有天子之后妃諸侯之

夫人躬行於上以率化之則其居安而有淑順之稱臨變而有貞特之操者夫豈偶然哉後世此道既廢女生而處閨闥之中溺情愛之私耳不聆箴史之言目不覩防範之具由是動踰禮則而往往自放於邪僻矣茍於是時而有能以懿節自著者焉非其生質之美則亦豈易致哉史氏之書所以必録而弗敢畧也元受命百餘年女婦之能以行聞於朝者多矣其間有不忍夫死感慨自殺以從之者雖或失於過中然較於茍生受辱與

更適而不知愧者有間矣故特著之以示勸厲之義云

方技

龜策傳論　　司馬遷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

金石或以草木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棄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

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絶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豫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

溢貴寵傾于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
有睚眦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
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
夫撻策定數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
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
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黄帝之兆卒
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
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

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覲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蓍百莖共一根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人家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東漢方術論　　范曄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封縢於瑶壇之上者靡得而闚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

有以効於事也而斯道隱遠玄奥難原故聖人不語恠神罕言性命或開末而抑其端或曲辭以章其義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懐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届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為内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

安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此也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破或同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數術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温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中世張衡乃陰陽之宗郎顗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其徒亦

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孰能令蓋糾其推變尤長可以
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

晉藝術論

晉書 後同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
省禍福曰仁與智藏往知來幽賛冥符弼成人事既興
利而除害亦威衆以立權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然
而詭託近於妖妄迂誕難可根源法術紛以多端變態
諒非一緒真雖存矣僞亦憑焉聖人不語怪力亂神良

有以也逮丘明首唱敘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兹厥後史不絶書漢武雅好神仙世祖尤耽讖術遂使文成五利逞詭詐而取寵榮尹敏桓譚由忤時而嬰罪戾斯固通人之所蔽千慮之一失者乎詳觀衆術抑推小道棄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經載籍既務在愽聞筆削則理宜詳備晉謂之乗義在於斯今録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紀者以為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郭璞葛洪傳論

史臣曰景純篤志綈緗洽聞彊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滯而咸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襲文雅於西朝振辭鋒於南夏為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怪徵神伎成則賤前脩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京管於前圖軼梓竈於遐篆而官微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脩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持稟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頹心委運何至銜刀

被髪遑遑於幽穢之閒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慙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髪從師老而忘倦紬竒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寶而貴分陰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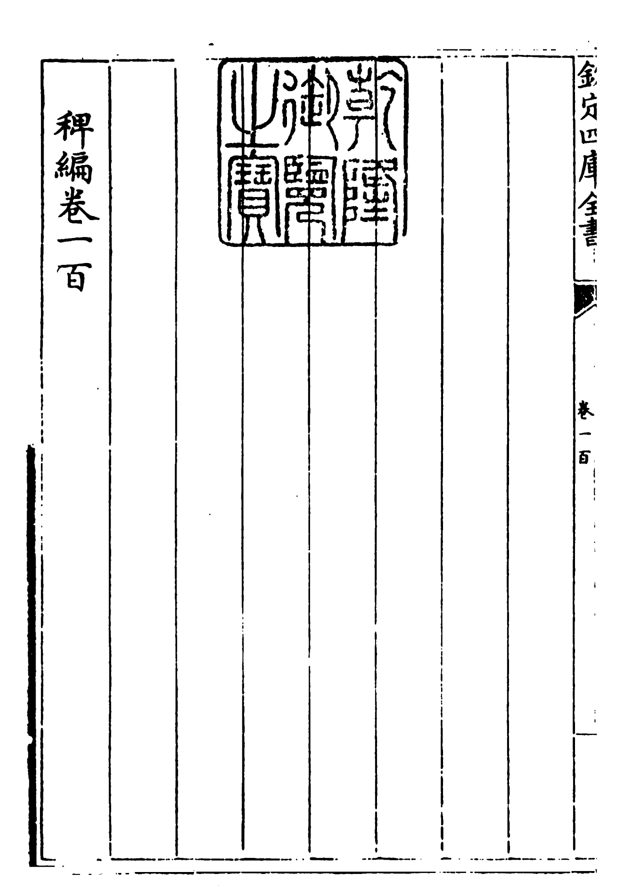
隋書藝術論　　魏徵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禦妖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

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辨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因民設教救恤灾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然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子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摯伯牙杜夔叙卜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醫則文摯扁鵲季咸華陀其巧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得衡凡此諸君者仰觀俯察探賾索隱咸詣幽微倂造化通靈入妙

殊才絶技或弘道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焉近古涉乎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熒惑民心遂令時俗妖訛不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壽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兹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叙其玄妙或記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或相祖述故今亦採其尤著者列為藝術篇云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聖人之教在焉雖不可以專行亦不可得而廢也人能弘道則博利時俗行非其義則咎悔及身故昔之君子所以戒乎妄作今畧來之胃法氣色庚張之推步盈虛雖洛下高堂許負朱建不能尚也伯醜龜策近知鬼神之情耿詢渾儀不差辰象之度實常聲律動應宮商之和雖不足遠擬古人皆一時之妙也許氏之運鍼石世載可稱蕭古之言陰陽近於誣誕矣



稗編卷一百